



時事新報

編制與內容之種種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本報審察時勢之需求，顧全閱者之福利，所以編輯力求顯豁，雖全報包羅萬象，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無掛漏之虞，披覽全報，但覺精神瀟灑，活氣滿紙。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本報之評論，正氣磅礴，犀利絕倫，設人人所欲言，人人所不能說，不致說，為民衆之先驅，輿論之中堅，內外推崇，夙負盛譽。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本報為灌輸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兩種，俱係極有價值之名貴作品，每日增換，周而復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刊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捲菸	電影	(特刊) 隨正張發，不論外埠，皆閱讀。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週刊) 祇限本埠面發行，單須另加費
星期三	建築	攝影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星期五	新醫與社會	飲食	
星期六	科學	馬達世界	
星期日	星期學燈	電學世界	

社會對本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請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觀念，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真以本報態度，剛正明達，為公衆所信仰，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八日寇犯滬，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開報界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不僅時局變化之際，一時盛行，平日銷數，亦日有遞增，蓋社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第一章 基本思想

一 法西斯主義的哲學觀

法西斯主義和一切正大的政治觀念一樣，同時是一種實行和思想。牠是由主義所激發出的一種行動。這種主義是從一種具有歷史力量的系統中所產生，而和牠密切地連結在一塊，使牠感受到內部的衝動。所以牠含有適應地理和時間機運的一種形式，不過同時也有一種思想史上最高真理的理想。

我們沒有了解行動上暫時和特殊的現實，便不會像支配他人意志的意志一般，對世界有何精神的行動；可是這種現實的存在和牠底生命，則假托於另一個永久和普遍的現實概念之中。要認識一切的人類，必須認識人；要認識人，必須認識現實及其法律。沒有一種國家觀念，不是澈底地一種生活的觀念。這是一種哲學，也許是一種直覺，一種從邏輯構造上演繹出來或者歸

納到一種幻想或信仰的思想系統，不過至少在事實上這永遠是一種世界有機的觀念。

二 精神主義觀

我們如果不去考量法西斯主義在生活總的觀念上的機能，這因為我們還沒有在黨的組織或者牠教育和訓練的制度方面明瞭牠實際的表示。這種觀念是精神主義的。世界在法西斯主義看來，並不是顯露於外表的這個物質世界，在這個物質世界裏，人祇是和全體相分立自存的個人，而為自然法律所統治；於是這種人在本能上就使他在一種自私自利和暫時歡樂中活着。人在法西斯主義下，個人就是民族和祖國有一種道德的法律把個人和世代，在一種成訓和使命中統一起來，剷除限於自身歡樂的生活本能，而在責任上建立出一種超乎時間和空間的最高生活。在這種生活裏面，個人不惜貢獻一生，犧牲他一己的利益，或甚至粉身碎骨，以實現使他值得做人的全部精神的生存。

三 鬥爭是生活的積極觀

因此，這是從反抗十九世紀退化和唯物論的實在主義的現世紀總反動中所產生的一種觀念。牠是反對實在主義的，可是牠也是一種實在主義；牠並不和普通完全消極的主義一般，是懷疑主義，玄渺主義，悲觀主義或被動的樂觀主義，把生活中中心放在人生之外，藉着他的自由意志，能夠和應當創造他底世界。法西斯主義希望人應當勤勉，竭其全力從事活動；人應當岸然有丈夫氣，認清真的困難而有準備冒險的勇氣。牠認為生活是一種鬥爭，去征服一種實在對他尊貴的生活是人們分內的事情，尤其自己須最先創造出一種工具（生理、道德和理性的工具），這對於個人自己，民族和全人類都是一般地真確。

在那裏便是各種文化（藝術、宗教、科學）的最高價值，和教育的最大要點。同時在那裏也是工作的重要價值，人就藉了工作來戰勝自然，而創造出人類的世界（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理性的世界）。

四 倫理觀

這個生活的積極觀，顯然是一種倫理觀念。牠包含一切的現實，以及支配現實的人類活動。一切行動都逃不出道德的審判，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抹殺一切完成精神目標的職務的價值。因此，法西斯黨人所設想的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宗教的。牠是在一個靠着對精神負責和道德力量來支持的世界中的全部生活。法西斯黨人輕蔑安甯的生活。

五 宗教觀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宗教觀念，看做人和一種最高法律，一種超越個人的客觀意志的卓絕關係，而把這種關係上升到一種精神團體意識的尊嚴。在法西斯制度的宗教政治中，一般祇看到一種純粹機會問題的人，是沒有了解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制度，而在一切之前，牠還是一種思想的系統。

六 倫理和現實主義觀

西斯主義是一種歷史的觀念，在這種觀念內，人祇是在家族和社會，國家以及一切國家共同的歷史中，執行他共同協力的精神程序中底職務。於是在那些記憶，文字，習慣和社會生活的法律中，才有傳統的價值。除了歷史之外，人便沒有價值。所以法西斯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典型，一切以物質做基礎的個人主義的理想相反；這所以牠也和一切烏托邦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雅各賓黨（法國革命時的急激派）革新思想相反。牠並不像一般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的著作，相信能把幸福在土地上設想；牠也擯斥一切目的論的觀念，這些觀念以為在歷史上某一個時期，人類可到達一種決定的組織的間歇期。這樣的一個主義是和歷史和生活相反的，而生活和歷史是不斷和永久進化的運動。法西斯主義在政治上情願是一種現實主義，在實際上牠祇切盼着解決那些從牠本身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問題，而更從牠本身找到這些問題的解決。要對人們有所影響，如對自然一般，應當進入於現實的途徑，及把一切的主力造成行動。

七 反個人主義和自由

法西斯觀念反對個人主義，所以一切是爲國家的；但於個人與國家以及人類在他存在史中普遍的意識和意志相化合時，也能有爲個人的觀念。牠反對那些從抗爭專制主義的反動必要中產生的古典派自由主義，因爲牠在國家成爲人民本體的意識和意志後，已終止了牠歷史的職務。自由主義在個人利益中否認國家；法西斯主義則重認國家是個人的真確現實。如果自由應當是人的實體（指人的大集團）的特性，而不是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所設想的虛空的傀儡把戲，那末法西斯主義也走向着自由的。不過牠祇對嚴重的事物有自由，如國家的自由，即個人在國家中的自由。在事實上，從法西斯黨人的立場說，一切是在國家之內，沒有人道和精神的存在，何況法西斯主義除了國家，更沒有價值可言呢？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是全體主義，而法西斯國家，一切價值的綜合和統一，是在於解釋、發展和支配一切人民的生活。

八 反社會主義和組合主義

在國家之外，沒有個人，也沒有集團（政黨、協會、工團、階級）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社會主

義，因為社會主義在階級鬥爭中，停止一切歷史的動作，而不使各階級在統一國家中建成唯一經濟和道德的現實；牠也一樣地反對階級的工團主義。但法西斯主義在國家的範圍內也情願有那些實在的需要，產生出承認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運動，而使牠在組合制度內發生效力，在這個組合制度內，牠們底利益是在統一國家中相調和着。

九 民主政治和民族

個人按着他們利益的範疇，組成各個階級；更按着他們各自互相有關的經濟活動，組成工團；但是他們最重要的，尤其是國家。國家並不是組成大多數人民的個人或者他底總數。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政治把人民同化於大多數，而把他壓下這種水平。然而這却是民主政治上最純粹的公式。如果我們在質量上而不在數量上認識人民的本性，是因為他最富精神性，團結性和真實性而表示最有力量的思想，則至少這些思想和人民相化合之後，如同一個少數或甚至唯一個人底意識和意志，這樣一個理想便向着全體意識和意志中實現出來。因了自然和歷

史，一切人類按着發展和精神集合的步驟，在倫理上構成一個民族，而作為唯一的意識和唯一的意志。民族與人種和決定的地理區域都沒有關係，牠不過是在歷史上永遠綿延的一種集團，為一種思想所統一的一個人羣，這個思想是一種生存和強力的意志：這便是牠本身的意識，或人格。

十 國家觀

這個最高的人格是在國家下的民族。這並不是像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著作家研究基礎上老的自然主義一般，把民族來創造國家。反正民族是由國家來創造的，國家把牠自己精神合一的意識，一種意志而結果到一種切實的生存，給予人民。一個民族的獨立權利並不建立在牠的本身生存的理想和著述的信仰上面，更不是建立在一種大多不活動與無意識的事實環境上面，而是建立在一種活躍的意識和一種行動而準備證明牠權利的政治的意志上面。國家按着牠普遍的倫理意志來創造權利。

十一 一個倫理的國家

在國家下的民族，是一個倫理的現實，按着牠底發展而生存和生活着。民族的發展一旦停止，這便是死亡。所以國家不僅是治理人民和發生合法公式，對個人意志產生精神生活價值的一種威權；也是發揮牠意志到外面去，使牠得以被人家承認和尊重的一種力量。換句話說，用事實來證明在牠發展的一切必要表現中底普遍性。在那裏，組織和擴張，至少是一種事實。於是國家這樣地能同化於人類的自然和意志中間，這種意志並沒有認識牠發展的限度，當於實現的時候更證明牠是沒有止境的。

十二 國家的內容

法西斯國家，這種在人格上最高尚和最有力的公式，是一種力，但是一種精神的力。這一種力，集合一切人類精神和理性生活的公式。所以我們不能像自由主義所情願的一般，把國家限

於純粹秩序和保護的職務。這並不是限制一般所謂的個人自由範圍的一種簡單的機構。這是一種公式，一種內部的規律和一切人員的一種紀律；牠同理性一般和意志相會通。國家的原理——人民生活於民間團體人格的中心感應——最密切地感應到個人，牠深入於行動家的心中也一般地深入於思想家的心中；牠深入於博學者底心中，也一般地深入於藝術家底心中；這是萬靈之靈。

十三 威權

總而言之，法西斯主義不僅是制度的立法者和創建者；牠也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獎勵者。牠要改造的，不是人類生活的那些公式，而是牠底內容：人特性和信仰。爲達到這種目的，牠要把一種紀律和一種威權和精神相會通，而於統治時，不能相分割。這所以古羅馬軍人的仗鉞，統一力和公道的符號是牠底標識。

第二章 政治的和社會的主義

一 主義的原始

在遼遠的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我在意大利人民報 (Popolo d'Italia) 上宣佈在米蘭召集那些跟我一同加入戰爭而生還的戰士，可是從革命行動捧喝團突然於一九一五年一月組成後，那時在我底意念中，還沒有任何特別的計畫。在我過去的經驗中，我祇有過一種主義：這便是從一九〇三——〇四年起，直到一九一四年冬天為止，我相信社會主義約有十年。我祇有做黨員和黨魁的經驗，却沒有主義的經驗。就是在那時代，我底主義也已經是一種行動的主義了。一種為全世界所接受的統一的社會主義，早已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消失，那時德國的白恩斯坦 (Bernstein) 已開始領導着改良運動；同時在意大利成爲相反的傾向，可是這種左傾的革命運動，永遠脫不出口說的範圍，而俄國的社會主義則已是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一種初步了。不論

改良主義，革命主義或集權主義，牠們甚至對於這種名詞的回響都熄滅了；同時在法西斯的川流上，你們將來可發見索勒爾 (Sorel) 班格 (Péguy) 和拉伽台爾 (Lagarrelle) 等社會主義行動的思想泉流。雖然這些思想早因喬立蒂 (Giolitti) 的奸叛以及沃利凡蒂 (Olivetti) 奧蘭諾 (Orano) 和萊奧納 (Enrico Leone) (註) 等的攻訐而銷沉下來，可是意大利 工團主義的軍隊，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間，已在意大利 的社會主義思想環境中，發出一種新的音調。

(註) Olivetti 著有『Pages libres』Orano 著有『La Louve』Enrico Leone 著有『Le Devenir social』

一九一九年大戰告終，社會主義早已不復成爲主義了；牠祇成爲一種怨恨，尤其在意大利，牠祇有對那些情願戰爭的人們加以報復而使他們自行懺悔的可能。意大利 人民報，那時又稱爲『戰士與生產者日報』、『生產者』這字，那時早已是一種精神信條的表示。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老早在房內草成的一種主義產物，牠是從一種行動必要中所產生的行動；牠並不是一種政黨，而且在最初的二年中，牠是一種反對政黨的運動。我對於這種團體的取名，早已規定了

牠底特徵。此外，我們如果再一讀那個時代過去的檔案，在意大利鬥爭捧喝團成立大會中的紀錄上，我們不會發見一種主義，而祇是一組草案，預測和隱語罷了。這些草案，預測和隱語，從必然的機運解放中出來，於是經數年之後，發達成一組主義的姿勢，而和過去或現代的一切其他主義相比較，就成爲一種決定的法西斯政治主義。那時我就說：『如果布爾喬（小資產階級）相信，在我們這裏可尋得一個避雷針，那是他們自己的錯誤。我們應當尊重勞工……我們要使勞工階級熟練領導的能力，我們祇向勞工大衆曉諭，實業或商務的前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將對技術上和精神上落後的主義相交戰……如果繼承的新制度開始，我們也不應當突然霸取。我們應當放開脚步起迎頭趕上去，如果制度一旦消失，那末我們便應起爲替代。繼承的權利是屬於我們的，因爲推動全國加入戰爭的是我們，而我們更獲得勝利的凱旋。目前政治的代表制，我們不能認爲滿意，我們要求一種對全體利益的直接代表……也許人們對我們重新回到組合制度的政策，會加以非難。然而那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希望大會中對於經濟方面，能贊同恢復國家的工團主義……』

自從在聖塞布爾克羅方場 (Place San Sepolcro) 召開大會的第一日起，我們就重視『組合』一字，而這字在革命的過程中，實表示法西斯制度上主要的社會和立法的創造，這不是很奇異的嗎？

一一 主義的發展

在進攻羅馬以前的數年內，因了行動的需要，沒有研究和修正全部主義的機會。我們那時正在各個城市和鄉村中混戰，和他人辯論，而最神聖的與最重要的便是我們那時的死亡；但是我們知道怎樣去死的。我們也許能夠忽略那分章劃段和修飾編纂的主義，可是我們已把更決定的事實來代替牠了，這便是信仰。然而在書本上既有那些可按的紀錄，以及文件，大會的票決案，大小的演說；所以一般在研究和選擇的人，就看到當那時混戰正酣之際，早已樹立起主義的基礎了。的確在那幾個年頭，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便自動保護起來，精練起來，組織起來。那些個人與國家的問題，自由與威權的問題，政治和社會的問題以及更重大的國家問題，反對自由主義，

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祕密黨團，民間天主教主義的思想，早已於大戰時對奧遠征軍出發之際發動了。但因缺乏制度，所以一般不信仰法西斯主義的敵人，往往完全不承認牠有成爲一種主義的能力；可是那主義，真的就在這時雜亂無章地產生出來。最初牠持着一種激烈的和獨斷的否定態度（作爲到達一切思想的開始），迨後在一九二六—二七及二八數年間，先後於法西斯時代的法律和制度中找到牠的實現，而具有一種建設的積極態度。

今日的法西斯主義，不僅在制度上成爲個別化，（並且其）主義上也是一樣。這個字，我們應當按着今日的意義來解釋，法西斯主義對於世界一切人民所焦慮的事實和思想中底問題，在牠主義或信條上，常秉持着光明和遠大的目光，對牠自己或其他主義來下批評。

三 反對和平主義戰爭和生活的義務觀

在一切之前，法西斯主義普通對人類的未來和發展（除去一切目前政治的意義，）不相信永久和平有牠底可能和益處。牠排斥和平主義，認爲在鬥爭之前，和平主義掩護着一種逃避；

在犧牲之前，掩護着一種畏怯。惟有戰爭，可使人類的生命力發達到膨脹的最高度，而於一般有冒險勇氣的人民，可感映到一種高貴的光榮。一切其他的嘗試，祇是次要的，永遠不會在生活和死亡的選擇中，放到人底前面。因此，一種以和平原則為根據的主義，最不合於法西斯主義，而全和法西斯精神相抵觸（就是在決定的政治環境中，牠能發生有限利益的話，也不能接受這種和平主義。）我們的歷史，證明和平主義是當着情感，理想或利益在人民心中煽動劇烈的時候，給虛榮心所激動出來的。這種反和平主義的精神，法西斯主義甚至還把牠實施到個人的生活。人們在傷口的藥布上往往寫着衝鋒隊中驕傲的格言：『Me ne fregò』（我自傷之）這不僅是一種百屈不撓哲學的宣佈和一種純粹政治主義的節略；這也是一種鬥爭的引誘和肯冒危難的表現；這是意大利生活的一種新的方式。這所以法西斯主義接受酷愛生活，擯棄自殺，而目為畏怯；同時認為生活是一種責任，一種高昇，一種征服。生活應當高尚而美滿；為生活本身而生活，但是尤其重要的是為將近和遼遠，現在和將來的生活而生活。